



怀念吉米

□ 卞荣中

前几天做了一个梦,吉米在梦里安详地出现了。梦醒后,很久再没入睡。我知道,我想吉米了。

1980年9月,我和吉米同时走进了陆军学校的大门。按照当时的分类,吉米是学生队,从地方高中毕业以后直接考进军校,而我是战士队,入伍以后穿着军装进了军校。直到我们同时有了兵种教研室教员的身份,彼此才相互认识。同时报到的有七八位新同事。第一眼,我和吉米都觉得穿着军装的对方很帅,握手时的表情似乎也与其他人不同。都是二十岁的年纪,一份战友情缘从此拉开序幕。

我一直坚信,有些事就是上天的一种安排,而非人们通常所说的巧合。在新教员的宿舍不能集中安排在一处时,教研室把我和吉米分在一幢只能住三个人的平房里。在偌大的校园里,我们当时的感觉,新的居所应该是将军或其他首长安享的地方:四野皆绿,道路环通。相较于周边成片的建筑,那就像一座幽静的小岛,热闹中的一方秘境。我和吉米都很喜欢,感觉是为我们的教学生涯开了个好头。也因此,我们十分珍惜那个环境:除了各自的宿舍异常整洁、干净外,所有的共享空间也被我们拾掇得像女兵们住的样子。

我们同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前的准备中去。吉米很聪明,常常生出些不一样的想法,我则接受一批,否定一批。有时候,我的否定是被迫的:我们的组长是一位理论素养逊于实践能力的老兵,他曾用严厉的口吻告诫我们:正式走上讲台前,首先要搞懂的是教科书。我觉得组长的说法是对的,先会走再学跑,所以对吉米一些“先进”的想法便产生了由衷的排斥。或许因为我很少解释什么,吉米常有一种明显的失落。

那时候,我是带着一点心计的。同时入职教学岗位,免不了有一种竞争关系的存在。年轻的军人,谁愿示弱?和吉米相处时间虽然不长,但依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透明度,我知道,吉米不会这么想。虽然他处处示弱,甚至有些逞强,却没有把我作为对手。他只是在表现自

己。而我,真的是想走在他的前面。入职季也是恋爱季。其时我已经有书信往来的对象,吉米也是有的。但有好长一段时间,吉米一改经常以此开玩笑的做法,闭口不提“那个老师”。我意识到可能出现了什么情况,也没有过多问及。终于有一天,吉米递给我一封散发着清香的信。我诧异地看着他的脸,他用无措的眼神盯着我:你看一下再说。

一个就职于南京的江阴老乡写信给吉米,告诉他,她爱上了他,劝他放弃仍在江阴老家工作的“那个老师”。“我更适合你。”那个女孩在信里说。吉米很矛盾的样子,问我怎么办。我说,一起娶了呗,你们苏南人脑袋瓜子灵巧呢。吉米真急了,过两天竟然对我说,“请你给她回信,你答应我就答应。”因为吉米,我还真干了这个傻事,我同意了南京女孩的建议,在信里说:“希望我们彼此珍惜。”吉米后来跟她结了婚,生了个女儿,名字也是我给起的。这个女人陪吉米走完了他的一生。

军队院校体制改革期间,我和吉米同时被调到三界训练中心工作。这是一个年轻军官更为集中的地方,很少有人没什么特长:喜欢各种体育运动,爱好各种棋类活动,擅书法,爱画画,等等。吉米喜欢象棋,也喜欢看一些武侠小说,但他更喜欢做一些生活类的户外活动。比如,打着手电捉黄鳝,比如用缝衣针钓甲鱼,比如在山沟沟的水库里裸泳等等。吉米这一类的活动我大多会参与其中,这可能跟我们生长于农村有关吧。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圈子里,吉米逞强的性格却越发突出了。他总是不吝于和任何人、任何事较高下,即便常常处于下风,也从内心里不服。就说喝酒吧,他真是那种酒胆比酒量高过百倍的主儿,只要有谁愿意点火,吉米必定倒下。战友们也有私下里议论,说得很婉转也很直接:吉米太要强了。但内心里也同样表示不屑。我和吉米常常直言:高手太多,要懂得低头,既是学习的态度,也是处人的原则。吉米当面点头,掉过脸去却又回到自己的原点。我知道这是性格使然,需要时间点化,也就既有着

门前那条小河

□ 戴顺星

肚子,白白胖胖的,掰几个回来,切成丝,与嫩绿的黄豆炒,是我最爱吃的美味。

夏天,小河是孩子们的乐园。吃过午饭,呼朋引伴地喊着:“下河洗澡了!”小伙伴脱下裤头,“扑通、扑通”,一个个跳进河里。打水仗、水中接力、憋气、扎猛子是我们常玩的水中游戏,我一个猛子能潜到河对岸。

在小河里捉鱼摸虾也是一大乐趣。用妈妈缝衣服的针在煤油灯上熏烧,慢慢弯成勾,干大蒜茎梗作浮子,竹篙当鱼竿,勾被线做钓线,后来还买了丝网,钓的,张的都是餐条小鱼,回来就喂鸭子。小河多大螃蟹。在河边用手摸螃蟹洞,扁扁的,一个猛子扎下去,用带钩子的铅丝一捅,螃蟹就爬出洞,左手放在洞口抓住它。

小河对岸田里,侂子种了西瓜。西瓜又甜又大,我们商量着偷西瓜。侂子天天睡在瓜棚里。我们分成两组,我和朱家小子、陈家小子负责上岸去偷,另几人负责运输。我们学白洋淀的游击队,每人拿根芦材棒衔在嘴里,潜到河对岸,悄悄

他去,又不离不弃。好在大家都知道吉米是个仗义的好人,出手帮人也是他的另一特点,当然不会让吉米陷入孤立。

吉米晚我一年转业。最初在南京的一个街道办得到一个有职有权的岗位,未多久,便跳转至一国企。苏南人善于经商的特质再一次体现出来。我说是“再一次”,是因为曾经“有一次”,在我转业前四年多。我俩晚间出发,坐火车至百里外的一个地级城市谈一桩生意,凌晨归营,继续参加早操,开始新一天的军营生活。连续好几个晚上,吉米和我都在复制一种流程。如果不是国家政策有变,我们那次是可以得手的,“鱼”也很大。所以,吉米弃政从商,我一点也不惊讶。即使后来吉米再一次离国企而去,创立了自己的公司,我也同样感到“很自然”。从后来每年为数不多的见面交流中,我依旧感觉吉米的性格并未太多的改变。我转业后便与各类企业打交道,深知企业负责人的性格脾气对企业的发展影响不可小视。我便据此与吉米交流,话说得比年轻时更明朗。吉米似乎也从未反驳过我,更别说是抗拒的迹象。我点到即止,也切出一些时间来聊聊家长里短。记忆中也只有这时候,吉米偶尔会发出一些低叹。我知道,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,吉米的这种情绪才是他心里最想表达的东西。但是年龄大了,聊起家务事来倒不像年轻时那样坦诚,常常是欲言又止,欲说还休。我理解,吉米和我一样,都是自尊心极强的人。一个人到中年的男子汉,有些事是只能放在心里的。但我担心的是,吉米不像我那样懂得化解。

时间终于告诉我,吉米其实是压抑的,郁闷的,自闭的。他的笑、他的好胜、他的逞强,其实只是一件遮挡内心的外衣。他活得很假,但又很真实。他过于固执地坚持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设计,想改变很多东西,却唯独没有想到改变自己,以至于后来身体状况骤然变糟。

吉米是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身体状况的,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化疗。我在电话里对吉米直言:你不能那么要强,要学会缓冲和释放,早就“不惑”了,却还以为自己二十岁呢!吉米在电话里连说是的是的。可是一切都太迟了,曾经的军人吉米还是没能战胜病魔,不舍地走了。

我的战友!我的兄弟!吉米——建明,我真的很想你!

从瓜棚后面摸上去,然后在瓜田匍匐前进。当我们抱着大西瓜回头时,还是给侂子发现了,侂子哇哇叫着向我们冲过来。我把瓜先给了运输小队,他们用脚盆把瓜运到对岸。我和朱家小子向前跑去,以引开追上来的侂子,然后,像小英雄雨来一样,一个猛子扎进河里。当侂子追到河边,我们已经不见踪影。我们从芦苇荡荷叶下探出头来,开心地笑着。

冬天到了,大地霜降,河水骤冷,小河慢慢地结冰了。一场雪后,人家屋檐挂满了晶莹剔透的“冻铃铛子”。小河的码头凿开一个大窟窿,我们从这边跑到那边,嬉戏追逐,在冰上抽陀螺,玩“狗拉雪橇”。

队里每年要在小河放养鱼苗,有大头鲢子、草鱼、鳊鱼、青鳉。年末岁尾要干鱼塘,把养的鱼分给各家各户。干鱼塘是队里的大事,一台抽水机从早抽到晚,大人小孩围着小河跑来跑去,河水还有一半的时候,就看见鱼打花。经过一年的养殖,鱼苗都变成几斤重的大鱼,大头鲢子长得最快,一般都有二三斤重。见到河床了,鱼在浑浊的泥水里穿梭,我们在岸上快乐地叫着,“大鱼,大鱼……”

如今,小河流淌的地方已经建起了现代化的厂房。我怀念那段原生态的生活。

智永(小小说)

□ 朱桂明

1969年腊月初二,我们插队到东团营。东团营原来有一座小庙,小庙里有一老一小两个和尚。小和尚法号智永,其俗家姓名,没有人晓得。他不是高邮本地人,说话浓浓的兴化口音。这个地方,离高邮城远,离兴化城近。小庙是庄子上唯一一砖瓦结构的房屋。那年建立人民公社,小庙被改为大队部。此时,老和尚刚刚圆寂。大队把小和尚安排在四队,四队为他搭建了两间茅草房。

第二天挑河,我们便见到了智永。他当时四十岁左右,高个子,瘦瘦的,五官端正,年轻时一定很帅。看上去很精明。他头上的戒疤,非常明显。据说他是在高邮城里的善因寺受的戒。善因寺是全县第一大寺,在善因寺受戒,出家人皆引以为荣,引以为傲。智永不苟言笑,凹陷的眼睛里似乎藏着点什么。他穿着一套深灰色的棉袄棉裤。棉袄棉裤是用和尚服改的,非常合身。乡亲们说他的针线活做得比女人还好。

腊月廿七下雪不上工,我们去智永家玩。一进门,一股浓浓的檀香气味扑鼻而来。再看看老爷柜,上面有香炉,香炉里有香灰。智永说,这是熏臭虫用的。他说谎了。乡亲们告诉我们,离开小庙之后,智永到了晚上都要偷偷地焚香、打坐、念经。那时破四旧,他只是找个托词。乡下人厚道,没有人去揭发他,他平安无事。老爷柜上还放着砚台和毛笔,年末他为乡亲们写春联。他不吃荤,乡亲们便送他一点豆腐、百页之类的东西。

智永有毅力,能吃苦。为了生

他完成了从和尚到农民的蜕变,他是种田的一把好手。撑船,能把船撑得笔直、飞快。抛秧,能站在田埂上准确地把秧抛到很远的指定位置,一点都不会砸到人。扬稻子,看风向看得很准,扬上去,落下来,稻子是稻子,瘪子是瘪子,分得清清楚楚。撒麦种,没有谁比他撒得更均匀。

在东团营,说到鬲泥能人,智永肯定要算一个。鬲泥挣的工分多,智永非常想做这活计。可是,没有人愿意和他搭配。鬲泥须有一个撑船的,一般由妇女来充当。她们怕他那双凹陷的眼睛,目光总在她们身上那凹凸有致的地方游离来游离去。她们讨厌跟他在一起干活。智永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脏话,男人也不喜欢跟他在一起。

智永有个令人费解的行为——每年深秋,他都要着装整齐地出一趟远门。出一趟远门,总要花两三天时间。有人说他是暗地里去做佛事,也有人说他是去兴化城会相好的。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,每次出去,他都满脸的高兴;每次回来,他都满脸的忧愁。

知青返城后,我们就再也没遇到过智永。

乡亲们说,智永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又重新穿上了和尚服,现在是兴化城一所寺庙的主持。智永能做上主持,还多亏他有善因寺的戒牒。想做主持的老师傅有好几个,但谁都没有他的戒牒硬。

乡亲们说,那个时候智永出远门,是为了看女儿。他结过婚,后来老婆变心,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跟人跑到了兴化城。他伤心至极,遂入空门。

朋友欧阳

□ 杨晓莉

着我爬高上低地去拍照。我们一起做了一些与中老年妇女年龄并不匹配的行为,当然她中我老。例如爬到楼顶大平台拍照,两人一起抬开满是水泥的重桶,仅仅因为看中桶里的几棵狗尾草,能够营造漂亮一点的背景。同样为了拍照,前一天晚上暴风雨来临前,在武安没有启用的小区顶楼取景;次日清晨又出现在怡嘉天下的荷塘边流连忘返。朋友之间性格需要互补,不爱运动的我,乐意跟着她鞍前马后。

欧阳一再劝我买个相机,加入本地摄影爱好者大阵营。孩子上大学后,十几年端茶倒水伺候笔墨的母亲们,一下子不知所措,都有过短暂调整期。话说欧阳那时在家躺了几天后,下决心开始学习摄影,因为热爱,所以沉浸其中。业余时间到处采风,顺带也跑了步,身体和心情愈发地好了。

欧阳打开电脑让我欣赏她许多作品,还有一些摄友的视频和照片,一些作品经她推荐发表在国家级刊物。最震撼我的是一位爱鸟人士拍摄的长视频,那阵势非常壮观。摄影者是高新区一位企业家,装备精良,不辞辛苦,长期守候在高邮湖畔。冬天来临前在高邮湖休养生息着巨大鸟群,或浅滩闲庭信步,或低空盘旋。

后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,偶尔共同的朋友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,欧阳总想办法传递一份温暖,那是雪中送炭的情谊……

步入老年之前,在人生的转角处,遇见新朋友欧阳,真好。人群中她或许是最普通的那种,走近后才发现她身上都是阳光洒满的亮色。

毛阿敏唱过几句歌词:“结识新朋友,不忘老朋友,多少新朋友,变成老朋友。”如果说人与人因为机缘而相遇相逢,那能够走近成了朋友的,大约是因为气场相近,价值观相似。亲情大多伴随责任,朋友多半是相互吸引。

初见欧阳是去年年底参加市委一项检查工作,名录上复姓欧阳的名字很抢眼,且大致猜出是位女同志。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复姓人物:令狐、上官、慕容、欧阳……于是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位手持宝剑、骑着快马的女侠形象。

真实欧阳的外形没有我想象中的炫目,但丝毫没有让我失望,她的样貌和善可亲,朴实无华。坐骑是一辆老式自行车。体质很好,明明是寒冬,而衣着极薄,偶尔穿一件羽绒服也是敞着,嫌热。

都是被儿子一套婚房打回原形、头发花白的母亲,许多信息根本无需交流,彼此秒懂。我们并不排斥富裕的物质生活,但同时也都坚信兜里没有碎银几两的人,同样可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盈。

中午我们结伴一起在职工食堂吃饭,欧阳绝不浪费一点饭菜,偶尔也会关照师傅哪样菜少打一点。她曾经看过一组有关非洲缺水缺食物的摄影作品,非洲儿童那种对食物和水极度渴望的眼神,极大地震撼了她的心灵。我看过其中的两幅:蝗虫肆虐的田野里,一名儿童痛苦地挥舞手中的枝条;一名白人手掌中放着的非洲儿童骨瘦如柴的一只黑色小手,更像动物的一只爪子。地球资源有限,珍惜粮食,保护资源,刻不容缓。即使不缺钱的人,也没有权利浪费粮食和物资。她甚至有去一些食堂拍摄剩菜剩饭的想法。我自愧不如她纯粹,有这样那样的旁骛和顾忌。

欧阳酷爱摄影,工作之余,带